

# 第一荒唐陳公博

胡耐安

## 專走邪門不務正經

敷衍精衛的左右，當然的，誰也不能不推重陳公博的才華；至于吠堯吠桀的是是非非，這裡，姑且擱置不論。

我和公博在中央黨部同過事，我可不是他的幹部，也不是他的部屬，我任青年部秘書，他當工人部長；後來我也沒有參加他搞的那個「改組同志會」。唯其如此，所以我們的相與往還，是脫略形迹的不矯矜不夸飾無瞻徇無顧忌；我嘗戲稱之曰「一代霸才」。陳公博那一套衝勁，也不是時流輩所能企及的，他玩女人，他絕不偷偷摸摸的玩。記得他有一首歪詞：「天下荒唐第一，古今才智無雙，燕趙吳越孤心賞，任憑他人短長。」

民國十九年秋間，我們在北平東棧禧胡同十二號（也許有錯誤）一間小客廳裏聊天，主人翁陳公博，套着紅樓夢上嘲賈寶玉的打油詩體，在一張便箋上寫下上錄的四句，何二姑斜了他一眼，順手就將那便條搓做紙團，丟向字紙簍裏去了。曾幾何時，陳公博以元凶巨惡遭受國法的懲處，算來已有二十多年了。想起今日在大陸橫行的匪魔輩，論才智機巧，也許還比不上陳公博，即如毛魯澤東的沁園春詞，又何能和陳公博的洋洋萬言比擬？不過，平心而論，毛的舊書却比陳讀

的多。當然他們的最後結局，國法具在，天理昭彰，作惡逞凶之輩，又誰能逃避國法天刑？鄉居無聊賴，特就所知，寫陳公博一二事。但願能在最短期間，像寫陳公博一樣的來寫毛澤東。

陳公博，是一個豪爽樂觀而又極富風趣的人，在友輩中以權變機警豪放不羈著稱；所堪惋惜的，喜走邪路，不務正經。他是廣東乳源縣人，乳源是粵北的一個小縣，那有名的丹霞山，就在乳源縣境。虛雲老和尚修復的雲門寺，也在乳源縣境，不過乳源全縣的人口，却祇三萬多。陳公博嘗引此以自豪，他說乳源縣雖然是一個人口祇三萬多的小縣，可是既有丹霞之奇，又有雲門之秀，地靈人自傑，千人之傑出曰俊，萬人之傑出曰傑，人不在多，得一俊傑斯可矣，猶之乎地不在大，有佳山水自可成名也。言下大有當世俊傑舍我其誰的氣概，又豈止區區一省一縣之人傑而已哉。再說他本是生長在五羊城中的番禺縣，也可說是廣州市，首善之區，當然不同尋常的地方，自然絕不是僻在邊壤的乳源小縣所可相提並論。

陳公博出身北京大學，畢業後，也曾遠涉重洋去過美國，據他的鄉親們說，他在美國歇了兩三年，因為沒有錢印論文，所以不能用博士頭銜驕人。他說他是爲了嚮往祖國的革命大業，所以

放棄了他去美國時的十年計劃——首先三年建立經濟基礎，中間五年充實學識，最後兩年拉攏社會關係的十年計劃。其實，據說他原受陳炯明之招回國的，他曾經爲陳炯明辦過一張專事誹謗革命的報紙，據說在那份報紙副刊上登的「新水滸」，裏面全是隱射在總理革命陣營中的人物事故；就是公博的手筆。後來他眼見陳炯明快將日暮途窮，他便投奔到革命陣營裏來。由于廖仲愷的吹虛，國父對他頗爲器重，任他以中央黨部的要職（似爲書記長）。又有人說他原是共產黨，後來不知是由于他的自動還是由于共產黨的某種作用，他算是脫出了共產黨。不過，他根本不承認和陳炯明有關係。

## 荷包飽滿皮鞋破爛

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，他擔任總政治部主任，到武漢後，他才將總政治部交給鄧演達，轉任中央黨部的工人部長。在國民革命軍到達武漢的初期，陳公博真是炙手可熱，他可以委任民財教建各部門的官吏，他還可以處理外交事務，他派了他的親戚掌摑一個以肥缺著稱的稅務機關，由于過分的貪污，他不得不暗地裏通知他的令親攜款潛逃，再公開的來一道通緝公文圍場。爲了這件事，他對于和他是同學又是廣東同鄉的梁紹文

，恨得牙癢癢的，因為，他令親那件案子，是梁紹文檢舉出來的，梁那時也是在政治部的一個重要腳色。後來汪精衛以黨的主席來到武漢，釀成寧漢分裂之局，這時的陳公博，是汪精衛的心腹要角。不過，他却不甚得意，清清閒閒的默坐中央黨部工人部長的冷板凳；那時中央黨部各部長，都很少到部辦公；祇有他是「全勤」的在部上班。工人在樓下，青年部在樓上，我經過工人部門口，他總擺擺手和我打招呼。寧漢合作後，他在上海，潦倒了一個時候，他嘗以「我愛在霞飛路溜踏，那裏路面光滑，索與脫掉破皮鞋，穿着襪子走」自嘲嘲諷，其實他荷包裏早已飽滿，又何至皮鞋破爛。不然，他又怎能在上海辦其「大陸大學」？出其「革命評論」。後來，他又搞一個「中國國民黨各省市海外改組同志會」，亦即給國民黨帶來幾許痛心問題的「改組派」的張本，世人不察，大率籠統的稱汪精衛一派人做改組派，其實和汪精衛搞在一起的人未必是改組派，不過凡屬改組派的人，即不折不扣的算是汪派，也就是世俗通稱的左派。

「九一八」變作，中樞當軸于「合力禦侮」的昭示下，予汪派一行以效力黨國的殊遇，俾進登庸的改組派，在陳公博的導演之下，更是有聲有色的喜出望外。及「一二八」事起，孫哲生在內外交通，束手無策，去了上海，離開其行政院長的寶座，汪精衛無可諉卸的說是「跳火坑」，繼孫担任行政院長；陳公博也就擢得「實業部」部長，暮暮朝朝，運用其才智，網羅了一批「幹部」，安頓了許多親朋，其時實業部內而參事

以堪，外而附屬機構如局長之輩，不少是部長的特別關係人物，時有諳者自某參事為陳部長之「姘夫」，詳加註解便是「姘頭之夫也」，同時最令人注目的是何家二賢，何二姑之于陳公博，據說是會得陳髮妻李麗莊許可的「情婦」(外室)，何二姑的妹妹何三姑，似乎也和他公博有些不清白？何家二賢(炳賢、焯賢)，是二姑的兄弟，在公博長實業部時，一是上海商品什麼局的局長，一是部內的財務人員。

### 學生興趣在於女人

他在上海，曾經手創大陸大學，大陸大學的命運，好像祇有兩年不足。他的「革命評論」，却毋庸諱言的，是在整個革命陣營裏起了一些波瀾。陳公博確實有他的一套，他擅長詞令，他能下筆成文，他的詞令和文章，頗富煽動性。他沒有官架子，任何人都可去找他，當然得先透過他那司關人，他一接見了你，如果談投機，他便滔滔不絕的隨便亂談，他所認為最够興趣的是「女人」什麼的。他在南京做部長時，曾和夫子廟叫曹俊佩的歌女打得火熱，經常開室「中央飯店」做行館，有些小報記者以此問他，他也直承不諱。擴大會議散場後，他隨汪精衛到了太原，太原時有秦腔坤伶名粉菊花者，以色藝著稱，他排日前往捧場，一日有人諷刺謂粉菊花乃楚司令專寵，晉材晉用，閣下未免徒勞。彼此相對大笑後，他立即寫出一首「竹枝詞」，是「國事果真丟了嗎，此行心意亂如麻，從來不呷山西醋，明日請看粉菊花」，「丟乃媽」，為粵語市井中人罵

人語，猶「國罵」之「×你×」云。

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偽組織之初，陳公博並未前往南京，他那時在香港，我在曲江，和原有陳公博哼哈二將之稱的哼將余愷湛(另一哈將為梅哲之)當相從過，據余見告，陳對汪在南京的作為，似乎還有不滿言論。好像經過了一個不甚算短的時期，他才派何二姑先去南京，終於「上海市長」給他套上；不久就担任了「偽行政院長」最後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醫院死去，這「主席」的寶座，便給他坐上，同時，也就是判定了他一生榮辱的最後關頭。

暴日投降，南京偽組織一行，是「樹倒猢猻散」，各作避罪逃死的打算，陳公博以其偽主席之尊，任是天涯海角，也是不容他有「漏網」的僥倖，終於在日本將他引渡回來，明正典刑。他在獄內，曾寫過一章最後的「傑作」，長逾萬言的「自白書」，字裏行間，頗多懺悔，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，像陳公博這類的人，如果不遭逢着暴日的入寇，更不際遇着汪精衛的知契，就其材，當其用，也許還有他的一番作為吧？陳公博伏法後，李麗莊帶着她為公博所生的獨子在香港澳活；好多年前，聽說公博的兒子已是學成業就，並已娶妻生子，可算是公博的「幹蠱」之子。傳聞何家那干人，也還留在人間？李麗莊是單獨一人住在香港，她是不慣美國生活，隔些時去美國看看兒子媳婦抱抱孫子，倒也有其頤養天年之樂。公博已矣，想像當年，他那權變豪放；不禁太息「固一時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」，眷念舊情，寫此一章。